



江海大地，浦东故里，记忆恒久，刻骨铭心…

浦东

晨钟暮鼓 著



NLIC 2970660979

浦东故事

晨钟暮鼓 著



壹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NLIC 2970660979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浦东故事(一)/晨钟暮鼓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0.10
ISBN 978-7-309-07568-7

I. 浦… II. 晨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1267号

浦东故事(一)

晨钟暮鼓 著

出品人/贺圣遂 责任编辑/李 婷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125 字数 289 千

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 100

ISBN 978-7-309-07568-7/I·570

定价: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浦东，我的故里，不是一首诗，不是一支歌，只是近代百多年来芸芸众生的生活截面：围堤煮盐，垦荒渔牧，作坊手工，酒肆茶楼。

我太爷曾经将浦东喻为中国的肚脐，并预言，在上海浦东，人们不仅有传统的坚守，更可以有选择，在滔滔长江牵着的大上海、全中国和浩瀚大海那边的整个世界之间。

故人已随黄鹤去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江海大地，浦东故里，记忆恒久，刻骨铭心……

目 录

一、我的爷爷王道士

1. 迁徙浦东 /001
2. 落脚老街 /004
3. 身陷道观 /008
4. 父仇子报 /011
5. 如意算盘 /014
6. 建功立业是阿黄 /019
7. 爷爷的意愿 /025

二、大佬信创业

8. 炒一把国企的鱿鱼 /030
9. 大佬信自主择业 /034
10. 背信是个问题 /037
11. 不只是简单误会 /039
12. 两个三姑娘 /041
13. 三姑娘不是简单扛的 /045
14. 神仙三姑娘 /049
15. 双赢破局 /052
16. 期待 /056

17. 有情人终成眷属 /058

三、倪阿福街头擂台

18. 阿福街头擂台 /062
19. 招安成败转眼间 /064
20. 痛失致富机会 /068
21. 栲栳是个好东西 /071

四、赵氏清音班

22. 大户人家 /076
23. 音乐班底 /078
24. 两枚山芋 /079
25. 赵一同学 /082
26. 梁祝送别 /085

五、大、小剃子双胞胎

27. 上阵亲兄弟 /089
28. 各把半边街 /093
29. 业务凭让亲兄弟 /095
30. 小剃子首度转业 /099
31. 大剃子也当上了司令 /101
32. 小剃子再度转业 /107
33. 落花花有意 /112
34. 流水水无情 /115

六、五桂姑娘六十五

35. 来历不明小阿妹 /119

36. 从小阿妹到五桂姑娘 /123
37. 阿宝的不幸婚姻 /126
38. 阿宝相帮小阿妹 /129
39. 阿宝弄巧成拙 /132
40. 阿福出手解危机 /135
41. 阿宝撞了一鼻子灰 /138
42. 阿福无情小阿妹有意 /142

七、陆家寿器林家老衣

43. 陆记棺材铺 /148
44. 重点是期货 /150
45. 抱团取暖 /152
46. 扩大合作 /155
47. 三前程相加与三顶峰相减 /159
48. 大难不死有后福 /163

八、老娘舅：用人不可能不疑，疑人该用还是要用

49. 老娘舅掷地有声 /167
50. 疑人该用还是要用 /171
51. 用你不可能不疑 /176
52. 老娘舅身体力行马到成功 /179
53. 老娘舅一意孤行 /182
54. 历史的经验不可忘记 /184
55. 挺身而出的老娘舅 /188
56. 老娘舅定性“街宝” /192
57. 老娘舅轰轰烈烈辞行 /195

九、校长出身炊事员

- 58. 人生百味,众口难调 /199
- 59. 不是战场也战斗 /202
- 60. 非洲“黑西哥” /205
- 61. 回归火头将军的自己 /208

十、时来运转杜成章

- 62. 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/212
- 63. 杜成章确实成了老街一宝 /217
- 64. 亿万富翁杜成章 /219
- 65. 杜成章以老娘舅为榜样 /224

十一、父亲一辈子的两个重要职务

- 66. 我的父亲 /228
- 67. 当上小高炉长的父亲 /232
- 68. 当上工宣队员的父亲 /236

十二、老街人名考

- 69. 浦东名考 /240
- 70. 我的名字被改写 /245
- 71. 人名祸福 /248

十三、五月廿“校洋龙”

- 72. 天官只是名检修工 /255
- 73. 冠军非天官莫属 /259
- 74. 铜匠担挑进铁工厂 /262
- 75. 洪天官与赵锦绣 /265

- 76. 形式不一,心气相通 /267
- 77. 还是赵锦绣主动些 /271
- 78. 天造地设一对 /275
- 79. 新婚议事 /280

十四、老街名嘴张三吹

- 80. 不同凡响是首吹 /283
- 81. 拾遗补缺第二吹 /289
- 82. 惊世骇俗第三吹 /292
- 83. 为当年那吹追悔 /296
- 84. 神吹秘密不离奇 /300

十五、阿毛接过杜董的枪

- 85. 财富奇迹 /305
- 86. 书包翻身的期待 /308
- 87. 戏法都会变,巧妙各不同 /312
- 88. 一言难尽 /317
- 89. 朱、杜两家 /319
- 90. 携手合作 /325

十六、满月是个大美人

- 91. 月满则亏 /330
- 92. 飞来之祸 /333
- 93. 殃及池鱼 /337
- 94. 峰回路转 /342
- 95. 浪迹天涯 /346
- 96. 无法假如的生活 /349

十七、我的奶奶

97. 奶奶治家有方 /356

98. 奶奶见识不一般 /361

十八、父母恩情

99. 问心无愧我父亲 /364

100. 总是慈祥我母亲 /369

一、我的爷爷王道士

1. 迁徙浦东

王道士是我爷爷。当年,不止是在浦东老街,在周遭十里八乡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法事道场主持。

爷爷并非天生道士世家。太爷,也就是我爷爷的父亲以上,全是苏北乡下老实巴交的种地农民。

至于转念之间,爷爷道士成才,实在是太爷无心插柳的人生偶然。可能仅仅由于这个原因,爷爷的法事道场业务始终局限于个人谋生行为,没能顺利传承给子孙后代。

解放后,我父亲成了国营米厂的一名工人,到了我这代,不要说继承爷爷衣钵,连见识一下他老人家的道士排场都比较困难。

一直有男怕入错行的说法。爷爷当年的入行选择,难免成了比较失败的家庭成员求职谋生案例。

不管别人持何种观点,对于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,爷爷似乎并无太多抱怨。至少,并不认为太爷决策草率,自顾自投身革命,将爷爷误送道观,成为一名道士,还只是编外形式的。

爷爷生前常常对我絮叨,当年,太爷在苏北老家读过私塾,这就让他的见识不一般,在当地整个村子一呼百应,有很强的民间影响力。

我爷爷闲来无事,每每跟在太爷身边,太爷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遥指远方天际,一口认定,将来或者会举家迁徙,到一个据称是江南浦东的地方生存栖息。

当年,年纪还小的我爷爷,非常不了解浦东属于何方神圣分管,可以让相当出众的太爷,时不时动起抛家舍业远走高飞的人生理念。

出乎意料的是,没过几年,太爷确实如愿了,兴师动众长途跋涉曲折迂回,来到我们今天居住的这条浦东老街。

每当提起那些陈年往事,我爷爷非常感慨,毕竟,事情起因相当偶然,也十分被动,是因为苏北老家一场空前规模的水灾。

上世纪20年代某年春季,苏北家乡发大水。

那雨下成天坍地陷一般,不要说当时还是孩子的我,就是村子里那些见多识广的老人们都惊呼,前所未见。爷爷当着我面,常常心有余悸地描述,漫天的瓢泼大雨下了两三个月,阴历六月过后,还是欲罢不能。

一时,不仅眼前吃住成了大问题,就算暴雨即刻停歇,满天世界的大水慢慢回落退去,一年半载,庄稼地里的收成是指望不上了,你的太婆就是在这场水灾中不幸罹难的。爷爷压低嗓门阴沉着脸说。

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局,村子里以太爷为首,平日比较常见的人们凑在一起商议,探讨全村组成人员的谋生出路问题,接连好几天。最后,大多数人同意采纳太爷的建议,三十六计走为上,方向选择,就是长江南面通称江南的上海附近一带。

等到雨势稍有缓解,几乎整个村子快速行动起来,男女老幼携家带口实施大阵仗迁徙,朝一个有所传闻却从未见识的江南上海的大致方向前进。

虽然对远方的目的地尚不知情,再不济,地势或者可以高点,活路相对也多。

其实，一路走来相当艰难。我爷爷说，不要说家家户户没几个钱，甚至连吃喝也带不上，不是不想，实在是家徒四壁带无可带，大队人马一路行走一路乞讨，走走停停摸索前行。

至今，我爷爷仍然有点疑惑，弄不清楚缺吃少穿的一行人，用什么办法顺利搭船渡过长江天堑的。反正，背井离乡落魄避难的全体，无一遗漏地悉数越过长江，继而深入江南。

大队人马一旦实际接触上海地界，有人即刻选择停留，不是不想走，实在已经挪不动，除了体力，也包括信心。

队伍走走停停，越是前行，聚少散多，越见“消瘦”。

太爷率领我爷爷一举渡过黄浦江，坚持踏上浦东地面，已经只剩爷俩，并无他人追随相伴。

我爷爷随太爷先后渡过长江和黄浦江，一直走到海角几乎无路可走的浦东尽头，才歇脚止步。最后，太爷回头选择了当年距离海边尚且不算太远的老街安营扎寨，租借了杜家位于杜家木桥底下的西厢房。

我爷爷若有所思地回顾，当年，你太爷只要得空，常常带我来到浦东尽头的东海边。

其实，浦东一带的外海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妙神奇。泥浆色彩的海水混浊不堪，脚下的海岸与眼前的海面同样灰暗呆板，不要说动人壮观，连好看都称不上，甚至远不如苏北老家的河湖港汊，总是那么曲折拐弯，引人入胜，变化多端。

太爷坚持给我爷爷比划说，眼前这地方就是长江的尽头，大海的边缘，我们身后是大上海和全中国，眼前浩瀚无边望不到尽头的大海那头，就是整个世界。

太爷说，浦东非常了不起，打个比喻，为了具体形象，太爷让爷爷撩起衣襟。太爷指着爷爷的肚脐眼说，如果将中国比作你这样一个人，浦东的位置就好比肚皮上的肚脐，眼前这大海就是生你养你的母亲，长江好比整个中国的生命脐带。

太爷见我爷爷频频点头,有点开窍的意思,就大胆断言,无论举家求生还是图谋个人发展,不仅是眼下,甚至在遥远的未来,浦东都是一块大有可为的难得宝地。

同苏北老家比,有很大不同吗?爷爷好奇地问太爷。

大不同,太爷十分肯定地答道。苏北老家,靠传统农业养家糊口,只是坚守;浦东,除了坚守,还可以比较、选择,在整个大上海、全中国和世界之间。

不要说当年我爷爷,就是颇有远见的太爷,恐怕做梦也不曾想到,始于20世纪末的浦东开发开放是何等气魄,何等繁荣景气的大场面。

每当夜深人静,回想爷爷当年那番话语,我无比感慨,何谓料事如神,英雄所见略同,当年,我革命的太爷便是。

2. 落脚老街

我爷爷尾随太爷在浦东老街落脚时,老街不远处只是一片海岸滩涂。

浦东四面环水:西枕黄浦江,东边临大海;左右逢源的南北是钱塘江和长江。

长江,发源于万里开外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,从世界屋脊之巅,穿峡走谷,每年,夹带数以万亿吨计泥沙,浩浩荡荡奔腾直泻。

东海口,江水泥沙受到来自大海包括南线钱塘江的合围,江水继续渗透入海,泥沙迎头受到海潮江水的顽强阻击,长年累月沉淀堆积,在长江以南,黄浦东岸,形成一块与时俱进的滩涂陆地,人们相当务实地称之为——浦东。

早在唐宋年间,浦东逐渐成陆。

距今相当长的某个历史时点，几个或者是一伙如同后来我家太爷式逃荒要饭的苦难百姓，在老家无法生存，无奈背井离乡，偶然涉足了这块荒无人烟、弥漫海水咸腥味的浦东处女地。

前去茫茫一片大海，后退早已没有生存的立锥之地，于是，只得选择驻足，或是垦荒种植，或是升火煮盐，只要可能，甚至未必可能，仍然值得一试的任何谋生手段都不被放弃，所作所为，只是依赖浦东大地的自然资源，围绕养家糊口的人生目的。

这就是浦东地面上的首批移民，也被认为是浦东先行的拓荒者，他们及其子孙后代，成了浦东所谓的原住民。

据说，老街所在地不远处一灶的灶，是当年沿海布置煮盐的锅灶。由此一路下去，还有二灶、三灶直至八灶。八灶，就是后来浦东川沙县城所在地的城厢镇一带，那里也是我小时候的外婆家。

与锅灶衔接的是场和团。筑堤蓄水、摊灰晒盐称之场，这是新场、绵场地名的来历；咸灰成卤、运卤入围谓之团，成为大团、二团称呼的渊源。

随着盐业的发展，人们开凿了运盐河道，取名咸塘。想当年，众多盐船在河道穿梭往来，连空气都透出盐味，何况河水。

老街并不以文化见著，但似乎并不缺乏相关智慧，能够把一灶、咸塘这些地名呼唤得如此中肯、贴切。

随着海水东渐，盐业迁徙，盐船日见稀疏，河水渐渐回归原本的自己，只是，一灶和咸塘的类似呼唤，被长期沿袭保持了下來。

盐，本是大自然的恩赐，一旦成为人民生活之必需，难免给为官者营造出巨大的利益机会，于是，盐业通常成为官业。

为了便于盐业自肥，朝廷选择某个合适时机，在老街设立了盐业管理机构。

其实，讲管理只是号称，主要是现场监督，便利抽税。只是，不管策划者当初的主观意图如何，客观上助推老街从浦东诸多乡镇中脱颖而出。

整条老街就此位列浦东乡镇之首,再没有任何乡镇可以与之匹敌,所谓浦东十八镇,老街数第一。

老街逐渐归于沉寂,只是在20世纪某个时段。倒也并非后人无能,随着海水东渐,盐业繁荣不再,官方设立的抽税机构形同虚设,很快就销声匿迹。无论从宏观历史视角,还是纯粹技术层面看,浦东都要面对一个审时度势重新定位的现实。

20世纪末,以IT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,人类社会拉开了从资源型社会向资源—智慧型社会过渡的大幕,作为积极响应,浦东以自身独特的区位特点及资源环境优势,理所当然地被推向时代潮流的最前沿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早前浦东老街的阶段性的寂落,属于螺旋式迂回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小小插曲。

爷爷说,太爷当年坚持认为,无论是直接投身盐业,还是衍生的服务形式,都是很好的活路选择,至少,比在老家种地有把握。

其实,从未同盐业及其相关产业交手过招,始终是农民身份的太爷还是过于乐观,至少,把盐业及其延伸产业的谋生之道,想象得过于简单。

爷爷说,很多事情,是太爷去盐场实际打工,深入其间较长一个时期,才逐渐透明的。

盐业谋生有多不易,当年浦东地面广为流传的《盐民十头歌》,多少透露点信息。

歌词是:前世不修,生在海滩头;屁股里夹竹头,东头跑到西头;豆腐干样被头,盖中间遮不住两头;吃饭用钵头,青菜加草头,拌来拌去没吃头,烟火熏烤,一年忙到头,有女不嫁海滩头。

爷爷对我说,太爷识字,这在当年众多盐工中十分稀罕。

太爷深受盐场高层管理者赏识,进盐场没多久,被提拔为屋里抄写跑腿差事,算是成功跻身管理层。照理,太爷应知恩图报才对,但是,太爷感觉,盐工的活路其实比歌谣所唱更窄,一年到头,

辛辛苦苦打工，自己勉强混个半饥不饱，假如独自一人也罢了，拖家带口根本无法对付。

太爷相当愤愤不平起来，当年老家存活困难，主要是因为天灾，祖祖辈辈的农民基本是被动地靠天吃饭，天老爷的事情谁都无法作主，他老人家一旦确实不给面子，时不时弄出点水灾旱情动静，就是百般无奈，也得承受。

现在，好不容易迁徙浦东，原本以为无论是地理位置、气候环境甚至包括人文各个方面的资源条件，都接近相对宽松的生活出路，想不到原本属于天时地利的盐场谋生，人和独缺，以至于打工出力者温饱都糊弄不过去。

物不平则鸣，太爷利用自己管理者身份的有利条件，上下奔走，呼号呐喊起来。

有所觉悟的太爷被潜伏在盐场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看中，发展成为其中一员。

1930年，为配合六省农民武装暴动，当地也组织起来，以浦东盐场工人为主，还有周边饱受地主老财欺压的农民积极呼应。其时，已经升任为中共浦东县委委员的太爷，被指派为两个暴动大队之一，第一大队的副大队长。

参与暴动的人数不少，盐场加上农民千余众，只是武器家什不行，一共才几支三号驳壳枪，数十发子弹。参与者基本以扁担、棍棒、锄头、铁搭等盐、农两业的劳动工具为主，少量用于民间习武的长矛和大刀，相比之下，已经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力配备。

暴动是8月9日晚上发动的。

两支队伍分头合围，先后捣毁了当地若干处警察哨所，打死七名警察，活捉一个，另有好几十人落荒逃跑了。

声势浩大的暴动队伍趁势包抄了当地叶、朱两个大地主家，惩办首恶，将罚没的粮草浮财悉数分给当地贫困民众。

第二天上午，叶家祠堂举行庆祝起义成功群众大会，公开宣布